

三毛 林海音 等著

佛灭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
20 shi ji taigang
ji hai wai
hwa ren
wen xue jing
dian

20



49497

佛 灭

三 毛 林海音 等著



丁 鹭 编

北 京 文 艺 出 版 社

北 京 路 九 四 号 · 石 家 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20 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
文学经典”系列丛书

顾问：唐达成（中国作家协会）
唐翼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刘锡庆（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陈学超（西北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主编：金宏达（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主编助理：李惠彬 李 劲
选题策划：娄熙元 张采鑫
舒 琴 吕长青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

佛 灭

三 毛 林海音 等著

丁 鹭 编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石家庄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13.375 印张 329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9.00 元

ISBN7-80611-017-8/I·906



前

言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世纪交替的伟大时代，跨世纪的旅程赋予每一个自觉的灵魂一个难得的机缘——完整地回味过去，坚定、沉实、自信地走向未来。我们将共同拥有一个世纪的结束，又共同走向一个世纪的开始。“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就诞生在这个世纪之交即将来临的时刻，她将成为我们每一个读书人拥有的一份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奔向新世纪的步履似乎变得愈加急促，也愈加沉重而富有活力。地球在急速地运转，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国门大开，大陆与海外的距离，蓦然间缩短，普天下的炎黄子孙，真正地将心维系在一起。台港及海外华人的生活，已成为大陆广大读者急于切近的一个新奇的世界。而文学上的沟通，乃是人与人之间最值得珍视的心灵深处的沟通；透过海外华人作家笔下色彩斑斓的艺术世界，倾听那一样的追求与憧憬，困惑与烦恼，痛苦与欢乐，并与之相呼应，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海内尽知己，天涯若比邻！

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一直是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而又融入了鲜明的异域色彩与气息的独特的文学类别，一个世纪以来，亦是

名家辈出，名篇佳作精彩纷呈。自七十年代末起，台湾、香港以及海外各地华人的作品，即涓涓滴滴，流向大陆读者。不少出版社相继推出各种作品选集、作家专集，甚至还有若干专门刊载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作品的刊物定期面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流中展示其动人的、别具一格的风姿。

大陆万千读者正是借一篇篇饱蕴真情实感的作品，洞悉骨肉同胞奋斗的艰辛，人道的关怀以及内心的般般曲折；至于历史的回顾，现实的变迁，文化的撞击，和各色人等活跃于其间的海外各地景观，更是令人眼界大开；而字里行间，沛然流溢的才华、隽思与文采，则不仅给人以美感的愉悦，且呈现一份精美的文化营养。

“二十世纪台港及海外华人文学经典”系列丛书，旨在从容量的广大，体例的完备，以及编选的精心等方面超出目前大陆出版的各种选本，以一个更新、更广、更精的角度，提供给读者，以期一览海外华人文学的绮丽风光。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精品文库，名家名篇，不可不备；而为各种选本尚未及推荐的风格各异的新作佳构，亦有收录，尤愿读者先睹为快。台湾为海外文坛重镇，作者如云，收入作品的比重居大；而香港、东南亚及旅居欧美的华人作品，亦尽可能遴选，以使文库构成海外华人文学经典之作的全景。

编选中，我们无意轩轻作家，故各集所涉作家，均以姓名笔划排序；而各集编排先后，以及作品入选篇目多少，则由于分头选辑，平衡为难，尚祈鉴谅。一些作者一时联系不上，粗疏不周之处，谨致歉意。张爱玲、无名氏两位老作家，现居美国、台湾，其作品原在大陆素负盛名，为满足读者收藏其作品，本文库特为之出专集。

当今出版界和读书界，文学名著系列出版已成盛势，愿我们

编选的这套丛书，能更加完备广大读者阅读和收藏文学名著的欲求和愿望。如果我们能以这套丛书，告慰在海外文坛上辛勤笔耕的诸位作家，答谢热诚关注海外文学的大陆广大读者朋友，那亦是我们感到无限欣喜与安慰的事情了。

编者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 录

(1)	前 言
(1)	• 三毛
(1)	温柔的夜
(14)	• 古蒙仁
(14)	梦幻骑士
(34)	终站，唐人街
(42)	• 朱天心
(42)	佛 灭
(63)	• 苏伟贞
(63)	角 落
(78)	• 吴锦发
(78)	消失的男性
(103)	燕鸣的街道
(119)	• 张大春
(119)	如果林秀雄
(136)	自莽林跃出
(161)	• 林双不
(161)	大学女生庄南安

-
- | | |
|-------|--------|
| (184) | • 林海音 |
| (184) | 蓝色画像 |
| (202) | 兰姨娘 |
| (222) | • 季季 |
| (222) | 属于十七岁的 |
| (243) | 拾玉镯 |
| (263) | • 周腓力 |
| (263) | 先婚后友 |
| (296) | • 段彩华 |
| (296) | 五个约会 |
| (307) | • 郭良蕙 |
| (307) | 婚姻以外 |
| (321) | 往日往事 |
| (329) | • 袁琼琼 |
| (329) | 沧 桑 |
| (344) | 自己的天空 |
| (360) | • 萧飒 |
| (360) | 我儿汉生 |
| (382) | • 琼瑶 |
| (382) | 乱 线 |
| (395) | • 廖辉英 |
| (395) | 油麻菜籽 |
| (416) | 作家小传 |

温 柔 的 夜

那个流浪汉靠在远远的路灯下，好似专门在计算着我抵达的时刻，我一进港口，他就突然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眼睛定定的追寻着我，两手在空中乱挥，脚步一高一低，像一个笨拙的稻草人一般，跌跌撞撞的跳躲过一辆辆汽车，快速的往我的方向奔过来。

也许是怕我走了，他不但挥着手引我注意，并且还大声的喊着：“夜安！喂！夜安！”

当时，我正在大加纳利岛的港口，要转进卡特林娜码头搭渡轮。

听见有人在老远的喊着，我不由得慢下车速，等着那人过来，心里莫名其妙的有些不对劲。

那个陌生人很快的跑过了街，几乎快撞到我车上才收住了脚，身体晃来晃去的。

“什么事？”我摇下玻璃窗来问他。

“夜安！夜安！”还是只说这句话，喘得很厉害，双手一直攀在我车顶的行李架上。

我深深的看了这个陌生人一眼，确定自己绝对不认识他。

见我打量着他，这人马上弯下了腰，要笑不笑的又说了一句：

“夜安!”接着很紧张的举起右手来碰着额头,对我拖泥带水的敬了个礼。

我再看他一眼,亦对他十分认真的点点头,回答他:“夜安!”趁他还没时间再说什么,用力一踏油门,车子滑了出去。

后视镜里,那个人蹒跚的跟着车子跑了两三步,两手举在半空中,左手好像还拎了一个瘪瘪的塑料口袋。暮色里,他,像一个纸剪出来的人影,平平的贴在背后一层层高楼辉煌的灯火里,只是身上那件水红色的衬衫,鲜明得融不进薄黯里去。一会儿,也就看不见了。

卡特林娜码头满满的停泊着各色各样的轮船,去对岸丹娜丽芙岛的轮渡在岸的左边,售票亭还没有开始卖票,候船的长椅子上只坐了孤零零的一个老年人。

我下了车,低低的跟老人道了夜安,也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还没来,已经七点多了。”老人用下巴指指关着的售票窗口,搭讪的向我说。

“也去对面?”我向他微笑,看着他脚前的小黑皮箱。

“去儿子家,你呢?”他点了一支烟。

“搬家。”指指路旁满载行李的车又向他笑笑。

“过去要夜深啰!”

“是。”漫应着。

“去十字港?”

“是!”又点头。

“到了还得开长途,认识路吗?”又问。

“我先生在那边工作,来回跑了四次了,路熟的。”

“那就好,夜里一个人开车,总是小心点才好。”

我答应着老人,一面舒适的将视线抛向黑暗的大海。

“好天气,镜子似的。”老人又说。

我再点点头，斜斜的靠在椅背上打哈欠。

一天三班轮渡过海，四小时的旅程，我总是选夜航，这时乘客稀少，空旷的大船，灯火通明，好似一座无人的城市。走在寒冷的甲板上，总使我觉得，自己是从一场豪华的大宴会里出来，那时，曲终人散，意兴阑珊，此情此景，最堪令人反复玩味。

黑夜大海上的甲板，就有这份神秘的魅力。

等船的人，还是只有老人和我两个。

远远的路灯下，又晃过来一个人影。

老人和我淡淡的望着那个越走越近新来的人，我心不在焉的又打了一个哈欠。

等到那件水红色的衣服映入我的眼里时，那个人已经快走到我面前了。

我戒备的坐直了些，有些不安，飞快的掠了来人一眼，眼前站着的流浪汉，就是刚刚在港口上向我道夜安的人，不可能弄错，这是他今夜第二次站在我的面前了，该不是巧合吧！

想真巧不巧合的问题，脸色就不自在了，僵僵的斜望着一艘艘静静泊着的船。

一声近乎屈辱的“夜安”，又在我耳边响起来，虽然是防备着的，还是稍稍吓了一跳，不由得转过了身去。

我用十分凝注的眼神朝这个流浪汉看着，那是一张微胖而极度疲倦的脸，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智慧，眼睛很圆很小，嘴更小得不衬，下巴短短的，两颊被风吹裂了似的焦红，棕色稀淡的短发，毛滋滋的短胡子，极旧的衬衫下面，是一条松松的灰长裤。

极高的身材，不知是否因为他整个潦倒的外形，使人错觉他是矮胖而散漫的，眼内看不出狡猾，茫茫然的像一个迷了路的小孩。

看了他一会，我轻轻地将视线移开，不再理会他。这一次，我

没有再回答他的“夜安”。

“也要过海吗？”他说。

我不回答。

“我——也过去。”他又说。

我这才发觉这是个外地人，西班牙文说得极生硬，结结巴巴的。

因为这个人的加入，气氛突然冻结了，一旁坐着的老人也很僵硬的换了个坐姿。

“要过海，没有钱。”他向我面前倾下了身子，好似要加重语气似的摊着手，我一点反应都不给他。

“我护照掉了，请给我两百块钱买船票吧！”

“求求你，两百块，好不好？只要两百。”

他向我更靠近了一点，我沉默着，身体硬硬的向老人移了过去。

“我给你看证明……”流浪汉蹲在地上索索的在手提袋里掏，掏出一个信封，小心的拿出一张白纸来。

“请你……”好似跪在我面前一样，向我伸出了手。

他还没有伸过纸来，我已经一闪开，站了起来，往车子大步走去。

他跟了上来，几乎是半跑的，两手张开，挡住了我的路。

“只要一张船票，帮助我两百块，请你，好不好，好不好？”声音轻轻的哀求起来。

我站定了不走，看看椅上的老人，他也正紧张的在看我，好似要站起来了似的。

码头上没有什么人，停泊着的许多船只见灯光，不见人影。

“让我过去，好吗？”我仰起头来冷淡的向着这个流浪汉，声音刀子似的割在空气里。

他让开了，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我。脸在灯下惨白的，一副可怜的样子。

我开了车门，坐进去，玻璃窗没有关上。

那个人呆站了一会，犹犹豫豫的拖着步子又往我靠过来。

“请听我说，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有困难——”

他突然改用英文讲话了，语调比他不通顺的西班牙文又动人些了。

我叹了口气，望着前方，总不忍心做得太过分，当着他的面前把车窗摇上来，可是我下定决心不理这个人。

他又提出了两百块钱的要求，翻来覆去说要渡海去丹娜丽芙。

这时，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沙哑的对我喊过来：“开去总公司买船票吧，那边还没下班嘛！不要在这里等了。”

一向是临上船才买票的，尤其是夜间这班。老人这么一提醒我，倒是摆脱这个陌生人纠缠的好办法，我马上掏出钥匙来，发动了车。

那人看我要开车了，急得两手又抓上了车窗，一直叫着：“听我说嘛，请听我——。”

“好啦！”我轻轻的说，车子稍稍滑动了一点。

他还是不肯松手。

“好啦！你……”我坚决的一踩油门，狠心往前一闯，几乎拖倒了他。

他放手了，跟着车跑，像第一次碰到我时一样，可是这次他没有停，他不停的追着，踉踉跄跄的，好像没有气力似的。我再一加速，就将他丢掉了。

船公司就在港口附近的转角上，公司占了很大的位置，他们不只经营加纳利群岛的各色渡轮，也代理世界各地船运公司预售不同的船票。

跨进售票大厅的时候，一排二十多个售票口差不多都关了，只有亮着去丹娜丽芙渡轮的窗口，站着小小一撮买票的人。

我走去站在队尾，马上有人告诉我应该去入口的地方拿一个牌子。

拿的是二十六号，墙上亮出来的号码是二十号。

穿过昏暗的大厅，在一群早到的人审视的目光下，选了一条空的长木椅子坐下来。

也许是空气太沉郁了，甩掉流浪汉时的紧张，在坐了一会儿之后，已经不知不觉的消失了。

我的右边坐了五个男女老小，像是一家出门旅行的乡下人，售票口站着三个正在服兵役的大男孩，穿着陆军制服还在抽烟，左边隔三条长椅子，坐着另外两个嬉皮打扮的长发青年，还有十几个人散坐得很远，灯光昏昏暗暗，看不真切。

那两个嬉皮，在我坐定下来的时候就悄悄的在打量我，过了只一会儿，其中的一个站了起来，慢慢往我的方向踱过来。

我一直在想，到底那时候我的脸上写了什么记号，会使得这一个又一个的陌生人，要拿我，来试试他们的运气。

这一想，脸上就凜然得不自在了。

青年人客气的向我点点头。

“可以坐下来吗？”

温和的语气使我不得不点了点头。

也是个异乡人，说的是英语。

“请问，你是不是来买去巴塞隆纳的票？”

“嗯，什么？”一听这人不是向我要钱，自己先就胀红了脸。我断定他也是上来讨钱的啊！

“是这样的，我们有两张船票，临时决定不去巴塞隆纳了，船公司退票要扣百分之二十，损失太大了，所以想转卖给别人。”

我抱歉的向他摇摇头，爱莫能助的摊摊手，他不说什么，也是不走，沉默的坐在我一旁。

墙上的电子板亮出了二十一号。

我静静的等着，无聊的看着窗外，一辆绿色的车开了，一个红衣服的女人走过——就在那时候，我又看见了，在窗外，清清楚楚的赶着在过街的，那个被我刚刚才甩掉的流浪汉。

我快速的转过身，背向着玻璃，心加速的跳起来，希望他不要看见我，可是那是没有用的，知道那个人不是路过，知道他是跟着我老远跑来的，知道他是有企图的钉上了我，认定我是那个会给他两百块钱的傻瓜，现在他正经过窗口，他在转弯，他要进来了。

那个流浪汉跨进了船公司，站在入口处，第三次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眼光扫视到我，我迎着他，恶狠狠的瞪着眼。

看得出他有一点狼狈，有羞辱，有窘迫，可是他下决心不管那些，疲惫而又坚决的往我的位子一步一步的拖过来。

明明料中的事，看他真过来了，还是被惊气得半死，恨不得跳起来踢死他。

他实在没有邪恶的样子，悲苦的脸，恍恍惚惚的，好似一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命运的人，一生里遭遇的都是人世的失意和难堪。

他走近我，小心翼翼的沾着长椅子的边，在我身旁轻轻的坐下来，他一坐下，我就故意往一边移开，当他传染病似的嫌给他看。

这时，大概他发觉我身旁还坐了一个跟他气质差不多的人，简直骇了一大跳，张着嘴，说不定要什么表情，接着突然的用手指着嬉皮，结结巴巴的低嚷了起来。

“怎么！你也向她要钱吗？”

这个陌生人如此无礼的问出这么荒谬的问题来，窘得我看着自己的靴子，像个木头人一样的僵着，看也不敢看那嬉皮。

“没有，你放心，我不向她讨钱。”嬉皮和气的安慰他，忍不住笑了出来。

那个人看见别人笑，居然也嘻嘻的笑起来，那份天真，真叫人啼笑皆非。

我不相信他是疯子，他不过是个没有处世能力而又落魄的流浪人罢了，也许是饿疯了一点。

“你看，我又来了。”他吸了一口气向我弯了弯身，又挤出一个比哭还要难看的微笑来。

我冷着脸，沉默着。

“你的船呢？”青年人问他。

“什么船？”他茫然不知所措的。

“你不是船上下来的海员？”青年肯定的说。

“我？不是啊！”他再度吓了一跳。

“我——我——我是这个，给你看。”

他又去掏他的纸头了，隔着我，递给青年人，那边接了过去。

“挪威领事馆，证明你是挪威公民，护照在丹娜丽芙被人偷掉了——啊！这么回事。”

他高兴得很，如释重负拼命点头。

“那你在这里干吗？”青年又好奇的问他。

他一指就指着我，满怀希望的说：“向她请求两百块钱，给我渡海过去，到了那边，就有钱了。”

我再度被他弄得气噎，粗暴的站了起来，换到前面一张长椅上去。

这个人明明在说谎，一张船票过海是五百块，不是他说的两

百。

当然，他又跟着坐了过来。一步都不放松的。

“这样好吧？你不肯给我钱，干脆把我藏在你的车子里，偷上船，上了船，我爬出来，自己走上岸，不是就过去了吗？”他像发明什么新花样似的又兴奋的在说了。

嬉皮青年听了仰头大笑起来，我被气得太过头，也神经兮兮的笑了，三个人一起笑，疯子似的。

“不要再吵了，没有可能的，请你走吧！”

我斩钉截铁的沉下了脸，身后嬉皮青年仍在笑，站起来，走了开去，对我做了个无可奈何的鬼脸。

那个陌生人笑容还没有退去，挂在那儿，悲苦的脸慢慢铺满了欲泣的失望。

“我替你做工，洗车，搬东西，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几乎哀求到倒下地去了，仍然固执的缠住我。

我的忍耐已到了失去控制的边缘，不顾一大厅的人都悄悄的在注视我们这一角，站起来再度换了一排椅子。

不能给他钱，一毛钱也不给他，这样过分的骚扰实在太可恶了，绝对不帮助他，何况，他是假的。

“我已经流浪了四天了，没吃、没睡，只求你帮帮忙，渡过海，到了丹娜丽芙就有钱了，我支持不下去啦，善心的，请你——。”

他又跟了上来，在我旁边嘤嘤不停的讲着，好像在哭了。

“我是从挪威来度假的，第一次来加纳利群岛，住在丹娜丽芙的十字港，来了才三天，一个女人叫我请她喝酒，我就去跟她喝，喝了好多又去跟她过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躺在一个小旅馆里，身上的护照、钱、自己旅馆的钥匙、外套，都不见了……我走回住着的旅馆去，叫他们拿备用钥匙给我开门，我房间里面还有支票、衣服，可是旅馆的人说他们旅客太多，不认识我，不肯